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尙書引義卷五

船山遺書八

衡陽王夫之譏

大誥

公羊子曰君子辟內難不辟外難君子奉其身以處夫安危存亡之際其繇此者權也將貴其生生非不可貴也將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將遠其名名亦不可辱也將全其名名固不可沽也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立生生可舍名以成實名不可辱實以主名名不可沽雖然較計籌量於利害之交而危得危失之無定矣審輕重之衡達動吉之幾其惟周公乎故君子辟內難不辟外難爲周公言之也

奚以明其然也大誥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
畝不辟外難之謂也紂於武王君也周公於殷非臣也君
臣義絕故曰外也武王勝殷以受大命外事也周公殄殷
以紓王室內事也事在內難在外則執詞稱戈虔劉之以
無遺種忠厚之名有所不得而惜矣何也周公之忠厚者
道在周而不在殷夫旣不惜其名則亦不貴其生不惜其
名故泰誓之稱天比德而以爭其名者大誥無所爭於曲
直而誓以必往不貴其生則十夫翼子卜陳竝吉而必往
藉其不然亦不憚肝腦之塗地以決存亡於一旦也故曰
不辟外難也名之弗辟而況於生乎若夫二叔之流言其

逆亦易辨也沖人雖幼所任用者獨開國同心之士非有
若上官桀之懷逆幸亂二公在位所共喻者固暨女共濟
之心非有若蕭至忠之背公死黨也藉令周公敷心腎肺
腸以誕告二公控沖人扶百尹正流言之罪先發以制三
監成王不能立異以蔽姦望奭亦且同心以致辟則殷孽
之蠹無藉以興郭鄰之罰亦可以未成而從末減然而周
公不此之務則辟內難之說也何也名以有實者也以弟
伐兄以臣挾主名之不順者也生以載義者也禍中於君
則生無可貴禍中於己而舍進退有餘之身履凶蹈危以
庶幾於必克則是襲義以輕生也一日之實萬世之名實

輕而名重矣辟以遠害與弗辟以爭利動之微而吉凶判矣度理以安心潔身以寡悔未有如辟之善者也於是決策引身居東以辟之斯以爲內難之宜辟者也雖然辟內難者公之獨也公羊子乃以例季友之奔陳則非也公之內難於公而發者也友之內難不於友而發者也難發於公而弗辟則罪人有挾以內熒愚賤府疑而不解萬一不幸而有若袁盎者捭闔於沖人之左則身殞而國危尤不羈之手而益無以自安出乎聖入乎狂君子不狎勢之未然而過信其無憂以蹈猝然之禍龍亢而无悔磐桓而居

貞則墮實以全名使二叔無可託之兵端而王室之受毀亦小矣若季友以年少望輕廁二凶之末位非有若孔父之見憚於華督也彼二凶者亦不託友以啟釁若陳氏之於高國也使淹畱觀變垂涕以告莊公而早爲之猶正色以矢同朝而漸削其權將弑械不成而誅戮亦息是固友慷慨捐生毀家報國之一日也生非必舍徒深畏死之心名亦無嫌乃幸中立之免嗚呼友之去其有低回忘懲而弗克自主者乎公居東而罪人之情以得則轉託於小腆之紀敘故天下益知其誣友奔陳而仲叔之黨益崇則假手於僕圉之賤臣乃君父兩逢其禍且公之辟尚父以爲

師君喪以爲保何有於毀室之禽心藉公返國無期而奠
宗周於衽席者規模已夙則公自可輕西顧之憂友之出
也陳非可託之援魯無可任之人慶父之小醜乃敢以一
世一及昌言於危病之日是君側空而季謀不夙從可知
已故友惟不終辟也使友而終辟也外則邾莒爲之援內
則哀姜爲之公子申之不死而不竄也其餘幾哉故曰
辟內難公之獨也非友之所得例也嗚呼名與實非有異
也生與義不兩重也順天理協民彝自非若公蓋無可辟
者焉故曰食焉不辟其難義也無所閒於內外也聖達節
賢守節不肖者毀節劉隗走羯胡以偷生庾亮匿草閒而

泥首畱正棄相印而潛出陳宣中託失風以居夷不審外之殊一於辟而忘恥不亦赧乎忠孝之際死生之界古不可援迹不可踐亦喻諸心而已矣

康誥

誥曰往盡乃心盡云者極其才也又曰宅心知訓宅心云者定其性也又曰康乃心康云者應其情也心者函性情才而統言之也才不易循乎道必貞其性性之不存無有能極其才者也性隱而無從以貞必綏其情情之已蕩未有能定其性者也情者安危之樞情安之而性乃不遷故天下之學道者蔑不以安心爲要也抑天下之言道者蔑

不以安心爲教也而本與末則大辨存焉今將從其大本而求安乎抑將從其已末而求安乎夫苟從其已末而求安則飢渴之害愛憎之橫流莫匪心也導其欲遂其私亦泰然而蔑不安已然有得而乍快於意良久而必惡於志苟其牿亡之未盡者自不以之爲安然而求安其心者緣心有固康之則如激水上而俄頃必下其性然故其情然本所不親非末所得而强故卽在異端不能誣不安以爲安是以天下之言道者無不以安心爲事也然從其本而求之本固不易見也本者非末也而非離末之卽本也已離於末未至於本非無其時也非無其境也離於末不可

謂末不可謂末則或將謂之爲本乃離於已末也離於已
末猶其末矣猶其末則固然未至於本也未至於本其得
謂之本乎心者不安於末離於末則離其不安者矣其爲
時也魚之初脫於鉤也其爲境也繫者之乍釋於圜土也
夫魚則有淵矣繫者則有家矣固未能至也然而脫於鉤
而吻失其胃釋於圜土而手足去其桎梏則亦攸然而自
適故異端之求安其心者至此而囂然其自大也是以神
光謁其師以安心而以覓心不得者爲安焉脫於鉤未至
於淵乍釋於圜土未反其家兩不得焉蕭散容與徜徉而
見心之康良自慰矣乃怙俄頃之輕安而弗能奠其宅盡

其職也桃花無再見之期石火無棲泊之地停目已非隨流已汎危莫危於此焉奚有於康哉故曰人心惟危非但已末之謂也離末而未至於本之謂也乃若其本則固有之而彼末之知耳本者何也天下之大本也心之爲天下本者有三三者貫於一而體用之差等固不可泯也誠也幾也神也幾則有善惡矣而非但免於惡之卽善則幾固不可遏而息也神則不測矣於此於彼而皆神是人之天非天之以命人而爲其宅者也故幾者受裁於誠而神者依誠以凝於人者也從其幾而求康與是未至於本而亟離其末也其視情也如仇讐而視才也爲糠秕乃忽一念

焉反而自問則必有大愧焉者是以不安爲安也性隱而
莫著其端在情而亟遏之則才充而受詘者無望其心之
盡矣擬乎神而求康與是本末兩捐而以無本者爲本也
若有情焉而莫得其情以爲才之大也而數困於小夫抑
奚據以安哉情汎寓而莫得其宅才揮斥於無涯而實一
之未盡也故求心不得而絕之求心不得而以不得者爲
得胥曰吾以康吾心君子視之殆哉岌岌乎矣夫君子之
以康乃心者誠而已矣誠而後洵爲天下之大本也故曰
志以道甯誠與道異名而同實者也修道以存誠而誠固
天人之道也奚以明其然邪今夫道古繇之今亦繇之已

安之人亦安之厯古今人已而無異者惟其實有之也施之一室而宜推之一國而準推之天下而無不得槩遠邇逆順而無不容者惟其實有然也故有理於此求之於心而不得求之於所聞而得矣求之於所習而得矣求之於所篤信而博推者而愈得矣心雖未得而求以得者心也情之摯也所得者非所聞所習而適得我心也性之安宅也繇是而用之不窮焉盡其才矣故易曰學以聚之間以辨之而誥曰敷求哲王學也遠惟耆成問也古今之心印於心而合符而天下之相齟齬者恬然已應之康乃心矣心斯宅矣心斯盡矣徜徉無定之情有實以爲之依是亦

魚之康於淵也已矣今有所感於此求之心則不得人之
心求之人則不得己之心以心得心而人之情得矣人得
其心而已之心亦得矣惟不隘其心之量錮之於私不逆
其心之幾姑爲之忍則天下之順者逆者同者異者以心
曲之而不相爲侮此非違其心以強受也心固無不可受
而安其土者仁斯敦也物誠有其情我誠有其才無可憂
也無可斁也故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誥曰若畢棄
疾仁也若保赤子寬也天下皆吾赤子而疾畢棄康乃心
矣以大宅載天下而才之盡者無不裕矣陋束自困之情
有實理以擴充之是亦釋於桎梏而甯於其家也已矣蓋

寬者道之量所自宏仁者道之生所自順學問者道之散見所自察誠有之誠宅之誠盡之名體其實而無搖蕩拘迫之憂故曰志以道甯君子之以康其心者此矣此之謂立天下之本也惟然而奚假禁抑之於末哉末之不勝禁抑久矣枝葉之紛披也霜隕之春復榮之斧斤伐之萌蘖復生之乍釋而康者終身憂疑而不勝無他未尋其本也良賈挾千金而不憂其不讎民農儲陳粟而不患乎無年夢寢安焉惟所欲爲而不歎焉有本故也本有者誠也古之明王馭六宇長兆民靖多難而其心泰然至哉康乎非彼亟離於末而忘其本者所可幾幸久矣故誥曰康乃心

養心之極致也夫君子亦慎擇其所以安心者而已矣

酒誥梓材

承治者因之承亂者革之一定之論也雖然有病所病者以愔愔之情繼治而偷以悻悻之心懲亂而詖也何也聖人之仁天下也無已而不能不有待焉故以一日之治槩之百年而初終異理必有以節宣焉身可待待之他日身不可待待之他人而後各隨時而協於中愔愔者曰已治矣毋庸革矣而治者適以亂矣暴君之賊天下也不自一身而止天下且化而相賊矣上賊其下下亦賊其上上下交相賊而暴君之所殘殺亦有所不容已悻悻者曰上之